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GUANGDONG PUBLISHING

丛书总主编

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

刘艳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GUANGDONG PUBLISHING

本丛书入选：

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2017年广东省重点出版物暨“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2018年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项目

丛书总主编

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

刘艳 著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刘艳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2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主编)

ISBN 978 - 7 - 5361 - 6389 - 8

I. ①抒…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②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2310 号

出版人: 唐永亮
策划统筹: 黄红丽
责任编辑: 刘秀芝
责任技编: 肖宿华
责任校对: 严颖
装帧设计: 国梁

书 名 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学

SHUQING CHUANTONG YU XIANDANGDAI WENXUE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电话: (020) 87554153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 24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125

字 数 285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学术顾问：陈思和 陈晓明

总 主 编：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丁晓原 王 尧 王兆胜 王春林
叶立文 刘 勇 刘 艳 刘晓明 李 怡
李建军 李春雨 李继凯 李遇春 汪树东
宋剑华 张志忠 张清华 陈国恩 陈思和
陈剑晖 陈晓明 周 群 於可训 咸立强
贺仲明 郭小东 郭冰茹 唐永亮 黄红丽
蒋述卓 雷 实 管 宁 谭桂林

总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在这几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厚重和更持久的力量，因它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人类共同价值”。那么，当前应如何传承传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从而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正是立足于这一历史和现实语境，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发现，将其有价值和有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资源植入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此推进“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梦提供有益有效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

本丛书不是面面俱到地阐释传统文化，而是以专题为统领，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存在的弊端，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与其对接并灌注其中，从而催生一种符合新时代的新文学。比如，丛书的第一本《“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学》，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技巧越来越高，艺术形式越来越精致，但文学的路子却越走越窄，文学精神越来越稀缺的事实，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必要到传统的源头去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强大自身。所谓“传统的源头”，就是“文”的传统或“杂文学”的传统。在“文”的传统中，文体既是体也是用，既是道也是器，文体的变革

也是文学的变革。本书还从文章的体制、风格、文气以及叙事传统等方面，论述现当代文学应如何从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不应矮化自己，“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

从文学所体现的实用价值和政治功能方面的内涵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文学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它主要从“入世”“有用”的精神维度，确立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但中国当代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的欲望的膨胀，人文理想的失落，多元价值观的出现，作家的写作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叙事”变为个人的“小叙事”，从过去高扬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转变为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不少作家失去了介入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激情和勇气，而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与他们也渐行渐远。因此，要振兴当代文学，就必须要求作家“文以载道”，追求文学的“有用”功能，要求作家创作要有“家国情怀”，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小家”和国家民族的“大家”统一起来，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当下的优秀作品。丛书的第二本《载道传统与文学的使命意识》通过对“文以载道”概念的梳理阐释，重申文学的伦理道德与使命意识。

我国的另一个优秀文化传统，就是“道法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都是强调人与物即自然的融合和转化。在“万物将自化”的理念中，物化既包含人的变化，也包含物的变化，同时也是物与人的互化。在中国的传统散文中，如《世说新语》《秋声赋》等，都达到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中国传统文学这一优良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过于夸大人的地位、作用和力量，从而导致对天地自然的忽略乃至无知，也导致了社会和谐失衡。所以，在倡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当下，当代作家要向古典文学学习遵循天地自然的法

则，克服人类至上的立场，将人与自然同一化，从而将自己及其作品培育得臻于完美。丛书第三本《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对此做出了回应。

中国文学一直有一个浪漫翱翔、瑰意琦行的传统，从庄子的“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屈原的《离骚》，到李白的诗歌、陶渊明的“桃花源”，这一浪漫传统的归潜与飞扬，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浪漫主义的传统几近绝迹。尽管有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倡导，但那不过是一个口号，并没有真正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因此，中国当代文学要从重物质、轻精神，重欲望、轻理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就必须继承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为文学注进生命激情和梦想。唯其如此，理想的文学才有可能出现。丛书中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浪漫与理想》既重拾这一文学传统，又恢复了文学应有的文化自信。

总体来说，丛书确立了三个维度：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维度；三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维度。通过对三个维度的融会贯通，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此，丛书共收录12本著作，有些侧重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方面挖掘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有些侧重从艺术方面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丛书虽属主题性出版，但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原创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建设性和前瞻性。中国现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一是写作技巧越来越高，越来越精致化，但同时却是越来越小气和匠气，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二是许多作家缺乏社会时代担当和家国情怀。三是缺乏理想的文化生命人格塑造，也缺乏诗性精神和浪漫情怀。四是审美缺失，文风粗鄙。五是当代作家大多言必称西方，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丛书正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来设计主题，这样便既有现实针对性，

也不会重复别人。与此同时，丛书又注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传承对接，尽量从现当代文学中挖掘“文化自信”的因素，并强调在“解构”中“建构”，力图使丛书既有建设性又有前瞻性。

第二，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华传统文化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也存在着不少糟粕，因此要立足于现实，用时代精神去凝练、去整合传统文化，并善于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丛书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文的传统”“文以载道与家国情怀”“道法自然与天地并作”“超然浪漫与文学理想”“诗性飞翔与审美之维”“理想文化生命人格的重塑”等主题，正是在创造创新中彰显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三，宏观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丛书虽有较宏大的构想和命题，但绝不同于那种假、大、空的理论。因为丛书要求每位分册作者，一定要把“文化自信”的理念落实到某个层面、某一个点，要有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总之，命题要宏大，观点要创新，方法要实证，细节要丰满。

第四，强调学理性，又兼顾可读性。丛书作者均为国内知名，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且有较好的古代文学素养的学者，这为将丛书打造成学术精品这一总体要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提高他们阅读的兴趣，丛书兼顾了学理性和可读性两方面，尽量回避过于“学院化”的表述，用鲜活优美、灵动诗性的文字来探讨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问题。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构建“中国学派”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但是，过去中国的思想理论贡献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极不相称，这其中有西方话语霸权的原因，更主要的在于我们热衷于向“西天取经”，在为西方思想提供

注脚方面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而忽略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营养，这样自然便不够自信，便妄自菲薄，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无法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希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价值再发现，在构建“学术中的中国”方面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是的，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史中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它将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情怀和自觉的文化担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现实，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未来，用时代精神去凝练、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文学来阐述“文化自信”，以此推进“文化自信”这一重大命题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丛书获得了评审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先后获得“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立项”“2017年广东重点出版物暨‘百部好书’资助”和“传承弘扬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和原创精品立项”。相信随着丛书的出版，“文化自信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命题，会越来越广泛地引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读者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蒋述卓 陈剑晖 贺仲明
2018年9月4日

前 言

王德威在谈到“‘有情’的历史”的时候，首先提出沈从文在1961年夏天，写下《抽象的抒情》，除了对沈从文“抽象的抒情”的特别的重视，他的目的也是为引出——就在沈从文默默思考“抽象的抒情”的同时，海外的中国学界已经兴起一股抒情论述的风潮：20世纪50年代新儒学大家唐君毅（1909—1978）南渡香港，以“诗人的情调”著书立说；用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的话来说，唐君毅论述的诗意特征来自“故国山川的悲情”。在台湾，徐复观（1903—1982）则致力写出《中国艺术精神》（1965），从音乐、书法、绘画、诗论纵论中国传统美学的关键。由孔子的音乐精神发皇到庄子的艺术主体呈现，由六朝“气韵生动”观念的展开到元明南北宗画风的对话，都有独到的见解。与唐、徐相对，胡兰成（1906—1981）避居日本，以十年之力完成《山河岁月》（1954）、《今生今世》（1959）。今人对胡兰成的评价见仁见智，但胡博采儒家礼乐之说，杂糅《诗经》、禅、道、易的兴发通感观念，以之注史，以之抒情，形成妩媚多姿的胡式风格，毕竟自成一家。^①

王德威提出，英语世界里对抒情问题的探讨，首推陈世骧教授的系列文字，如《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陈指出西方文学源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相对于此，“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

①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7-8．

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陈认为《诗经》和《楚辞》结合了这两大要素，时以形式、时以内容展现抒情的“道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和对美学的关注完全拿抒情诗为主要对象。他们注意的是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的确，西方的“抒情”一义虽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七弦琴（lyre）吟唱的小诗，但无论体例或影响都不如史诗和戏剧。陈世骧认为抒情诗曾经“风靡六朝，绵延过唐朝以及以后的世代”；即使宋元戏曲小说兴起，抒情诗的强大感染力量仍然渗透这些文类的字里行间。究其极，陈世骧甚至认为“所有的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传统”。^①

由此，王德威进一步指出：陈世骧的抒情道统论由同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做出进一步的扩展，形成庞大的“中国美典”架构。在王德威看来，“沈从文、陈世骧外加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抒情论述其实应该视为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长久以来这一事件的隐而不显，恰恰说明中国现代性及表述的局限。”^②又：20世纪中期中国抒情论述的思考者不限于在中国的沈从文和在美国的陈世骧等人。捷克学者普实克代表了欧洲汉学界的重要声音。1957年，普实克发表《现代中国文学的主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文中普实克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色在于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兴起。相形之下，传统文类如诗歌等渐形式微。至少从西方文类观点而言，叙事文学的根源在于史诗（epic）。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演变呈现了由抒情的（诗歌）过渡到史

①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8-9.

②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10.

诗（叙事）的过程。^①

王德威近年则把有关抒情传统的讨论，延伸至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成为关注和研究抒情传统的现代传承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把对抒情传统的辨正，置于从晚清文人呼吁文学改良以来，有关中国文学“如何现代”的辩论已经超过百年这样一个视阈当中，认为在一个世纪的文学论述里“革命”和“启蒙”这两大基调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在王德威看来，左翼传统里，“抒情”是被轻视和误读的，他们往往把“抒情”视为简化了的西方浪漫主义说法，外加晚明“情教”论以来的泛泛之辞。而西方定义下的“抒情”又的确与极端个人主义挂钩，被视为“其实是晚近的、浪漫主义的表征一端而已”。^② 王德威认为宜将问题放回中国文学传统的语境，我们更可理解“抒情”一义来源既广，而且和史传的关系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王德威特地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中国文学传统里的抒情定义丰富多姿。从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到老庄的“心斋”“坐忘”的逍遥，《易传》传统的生生不息、气韵生动，还有禅宗所启发出的羚羊挂角、天机自现，都代表表述抒情的不同意识形态面向。而“言志”和“缘情”，不论作为抒情的认识论讨论课题，或是修辞技术的指标，从情景交融，到物色比兴、神韵兴趣，更是千百年来诗学对话的焦点之一。当晚明的汤显祖声称“志也者，情也”时，抒情传统的辩论达到高潮。近年有关抒情诗学的综合讨论可见如彭锋《诗可以兴：古代宗教、伦理、哲学与艺术的美学阐释》、李珣平《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李春青《在文本与历史之间：中国古代诗学意义生成模式

①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4-15.

②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

探微》《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陈伯海《中国诗学之现代观》、胡晓明《诗与文化心灵》、萧驰《佛法与诗境》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以“抒情的”与“史诗的”文类转换，延伸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演变的隐喻。陈平原也以“史传”和“诗骚”的对话，说明20世纪文学发生的滥觞（见其《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①

综上亦可见，20世纪中期，陈世骧提出抒情传统这一概念，得到了高友工及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在古典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互有关联又有差异的学术话语谱系。其实在所形成的参差的学术话语谱系当中，陈世骧的开创性和重要理论贡献，当然是最应该首先被重视的。于是我不得不引用陈世骧那篇有名的《论中国抒情传统》（1971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比较文学讨论组致辞）：

我想大家会同意，中国的古典传统之于远东的其他文学，就像希腊传统之于欧洲其他文学那样，在创作实绩和批评理念方面都处于开创性的地位。与欧洲文学传统——我称之为史诗的及戏剧的传统——并列时，中国的抒情传统卓然显现。我们可以证之于文学创作以至批评著述之中。标志着希腊文学初始盛况的伟大的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喜剧，是令人惊叹的；然而同样令人惊异的是，与希腊自公元前10世纪左右同时开展的中国文学创作，虽然毫不逊色，却没有类似史诗的作品。这以后大约两千年里，中国也还是没有戏剧可言。中国文学的荣耀别有所在，在其抒情诗。长久以来备受称颂的《诗经》标志着它的源头；当中“诗”的定义是“歌之言”，和音乐密不可分，兼且个人化语调充盈其间，再加上内里普世的人情关怀和

①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4.

直接的感染力，以上种种，完全契合抒情诗的所有精义。^①

陈世骧进一步指出了抒情传统的另一个源头《楚辞》：

接下来就是动人心魄的《楚辞》——我以为可以更恰当地译作“楚地哀歌”（Ch'u Elegies），它代表了抒情的另一个主要方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中的代表篇章《离骚》，其宏阔的视界、丰富的神话、辉煌的景象与意境，无论就形式还是意旨来说，都非史诗也不是戏剧。然而通篇近四百行的诗句中——套用当代讨论抒情诗的一句话——“艺术家以与自我直接关涉的方式呈示意象”。这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这样一位敏慧天才为抒情诗所下的、为人广泛引用的定义。提到乔伊斯，我突然想起他还在某些奇怪的时刻发明了“中国式精神分析”（sino-psychoanalysis）和“中国式精神变态”（sino-psychosis）的说法，好像是特意要让中国研究受惠。众所周知，《楚辞》中的其他篇章全都是抒情体：如祭歌、颂诗、悼辞、葬歌，或者其他主观的、激情地抒发一己之渴求、抗议、呐喊的韵文。^②

在陈世骧看来，《诗经》和《楚辞》是中国文学传统（也就是抒情传统）的源头：

歌——或曰：言词乐章（word-music）所具备的形式

① 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

② 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5.

结构，以及在内容或意向上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自抒胸臆（self-expression），是定义抒情诗的两大基本要素。《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源头，把这两项要素结合起来，只是两要素之主从位置或有差异。自此，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航道确定下来了，尽管往后这个传统不断发展与扩张。可以这样说，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注定要以抒情为主导。抒情精神（lyricism）成就了文学的荣耀，也造成它的局限。汉代的两大类文学创作：乐府和赋，都延续并发扬了这一趋势。乐府回归《诗经》一脉，扩大了这古老的抒情回响。又正如“乐府”一名所暗示，它把诗与乐歌合一的传统制度化下来。而赋所显露的抒情精神的优点，与其局限一样多；抒情精神已成为萦绕不散的一缕精魂。作为韵文与散文的奇异驳杂体，赋把个体于公于私的感兴抒怀，混入客观的描写和渺远的视境之中。无论从形式、风尚还是意图来看，赋都说不出一段史诗式的故事，演不出一幕戏。然而由于赋没有足以撑持繁重结构的故事情节、剧场扮演和动作，赋家的文学绝技的精髓，反而更靠近阿博克罗姆比（Lancelles Abercrombie）观察所得的抒情诗要义：“透过语言中悦耳和令人振奋的音乐性，把要说的话有力地送进我们的心坎里。”我往往会这样解说：赋中若有些微的戏剧或小说的潜意向，这意向都会被转化，转成抒情式的修辞；赋中常见铺张声色、令人耳迷目眩的词藻，就是为了要达成这抒情效应。^①

陈世骧认为，乐府和赋拓宽并加深了以抒情精神为主导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主流，并影响了戏剧和小说叙事艺术的出现和发展：

① 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

由是，乐府和赋拓宽并加深了以抒情精神为主导的中国文学传统的主流。这一局面贯穿六朝、唐代甚至更久远，而其他方面如叙事或戏剧的发展，都只能靠边站，长期萎靡不振，或者是被兼并、湮没。我们不消细说其间历史，我们只要留意，当戏剧和小小说的叙事艺术极其迟缓地登场以后，抒情精神依然继续主导、渗透，甚或颠覆它们。所谓的元曲、明传奇，乃至清昆曲，每一部不都是由数以百计精妙的抒情诗堆成的作品吗？抒情精神在小说中常常是隐没不显的，然而当我们阅读传统的章回小说时，哪一个不曾对每部小说中点缀穿插的抒情诗留下深刻印象（又或有时被惹恼）？……我在这儿讨论的，不过是传统小说其中一项形式特征——在散文体叙述中遍插抒情诗。我相信，抒情精神如何渗透中国小说艺术，润色之、增美之，将会在米乐山（Lucien Miller）教授的论文中有更精细和具体的说明。^①（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然后陈世骧得出了他的总体结论：

我的总体意见是：经过以上的广泛回顾，如果说中国文学传统从整体而言就是一个抒情传统，大抵不算夸张。我认为这个简括的说法对我们研究世界文学，可能是有用的参照。由此，我们可以将中国文学的传统，以及大致一体的东方文学（因为前者或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远东的文学传统），摆放在一个聚焦点下，与欧洲文学传统并置、区辨。这个聚焦点就在于并置中的东方抒情传统与欧西史

① 陈世骧，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6．

诗及戏剧传统，因互相映照而突显的地方。证据历历可见，一边是原生的、足为范式的作品《诗经》《楚辞》，另一边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启动了两大文化的两个极其丰盛的文学传统。^①

如此不嫌繁冗举其精要，正是说明了陈世骧对于开启和厘定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重要性和重大的贡献。在业已形成的抒情传统学术话语谱系里，本书主要将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会将陈世骧和高友工、沈从文等关于抒情传统的立论作为参照系，参考陈平原的研究，也会尤为注意王德威所注重和提醒的，在“革命”和“启蒙”这两大基调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如此，才能更好理解比如“沉沦”却又不甘沉沦的孤独者郁达夫的写作，理解他那在小说叙事艺术方面并不成熟，小说多宛若烙印了个人色彩和个人主体情绪宣泄的自叙传，呈显鲜明的抒情结构和抒情性特征，却如何又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过程中的又一面向，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主体建构的道路上绕不开的重要环节。

① 陈世骧.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6.